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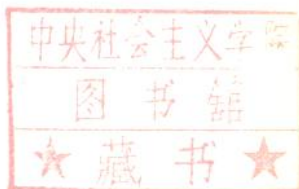


aid an aide to British
Margaret Thatcher: "S
now she was going to be on &
like Sinatra." An aide to French
Mitterrand was more

at that, the Government's Inter
reforms, inc th peo clarity wi
appointments. H reside sentences c
ers of political does 'erisive' ents said.
th the city. Says Media use the
Gar' a longtime ition fa
Perette
et into
summe
ad to d
pany pa
desprea
ght of th
or Charle
ranger fo
, dreame
impositio
stions tha
ver heart
onse to mil

propaga
dicting the s
was problemat
caragua re*

Cuba.
old the critics
scue the ge
inkind



刺客、玫瑰与女首相

I 561.45 / 20

66446

刺客、玫瑰与女首相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文 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刺客、玫瑰与女首相
〔美〕杰克·希金斯 著
文 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图 字数186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39,200—79,100册

书号：10355·829 定价：1.50元

在想把世界塑造成不同类型的两群人之间，除了暴力，我找不到其它的治病良药……在我看来，每个社会都建立在人的死亡这一基础上。

——奥列佛·温德尔·荷姆兹

主要人物表

布里凯特·查尔斯·弗格森	英国安全局十五部第四处负责人
尼卡莱·贝罗夫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 克格勃上校
艾拉娜·弗罗斯基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女秘书 贝罗夫的情妇
彼德·约什罗夫	苏联驻英国使馆商务专员 克格勃间谍
玛丽·巴格斯特	英国情报部女打字员 彼德的情妇
利亚姆·德夫林	三一学院教授，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
安妮·玛丽·奥丁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女摄影记者，马丁·布拉伦的女友
马丁·布拉伦	美籍爱尔兰人 囚犯
罗娜·卡斯蒂	马丁的表妹
雅各斯·萨维利	黑组织“科西嘉党人”的教父 布拉伦的牢友
吉恩·保尔	萨维利之子，黑社会“金子之家”的首领
杰克·科德尔	英国安全局特工人员
弗兰克·巴里	恶棍、职业刺客
珍妮·克鲁瑟	巴里的情妇
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国现任女首相

“米底瓦克”号直升飞机从一千英尺高度急速越过湄公河三角洲，一架护航的“休卡布拉”战斗机拉开一定距离，紧紧贴在直升飞机的左翼，稳稳飞翔着。骤雨将临，灰色的云块沉重地垂压着远处的密林，地平线上雷声滚滚。

直升飞机舱内，安妮·玛丽·奥丁背靠急救箱，闭着眼睛，倚在角落里。她身材苗条、结实，皮肤呈橄榄色，乌黑的头发被发夹紧紧地贴压在头上，这种发式更适合越南前线的环境。她身穿伪装服，胸前的拉链敞开着，里边是件卡其军用衬衣，裤腿塞在法国伞兵靴里。她外表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部用皮带子悬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尼康”牌^①的。不过，她伪装服上的皮制弹药袋里装的不是伤人的玩意儿，而是不同型号的镜头和好几十筒35毫米的胶卷。

蹲坐在脸色黝黑的机长旁边的军医，带着直露的赞赏盯着她。她卡其衬衣最上边的两颗钮子没扣，睡熟呼吸时，隐约显出的结实的乳房轻柔地上下起伏。

“好长时间没见过这类东西啦，”军医说，“一位名符其实的女士。”

“小伙子，”机长递给他一支烟。“那姑娘胆大极囉，哪儿都敢去。去年她和503伞兵团从三角洲跳了下去。你会说，娇弱女子，如此行动，实乃壮举吧？！读过六、七个月前《生活》杂志上有关她的介绍吗？巴黎人，相信不相信？她家里有人还是法兰西一家大银行的当家人呐。”

① 一种日本产的照相机名称。

小伙子的眼睛迷茫地睁得圆圆的。“那她还来这儿干嘛？”

机长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笑。“别问我，小伙子。就连我干嘛来这儿，我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有烟吗？我的好象光啦，”安妮·玛丽睁开眼睛，说。

给她甩去一包烟时，机长发觉她的灰眼睛，灰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一辈子也没见过。“留着吧！”

她摇出一枝，用一个弹壳嵌成的旧打火机点上，又眯上眼睛，烟就垂在指缝间。是啊，那小伙子问得对，顺乎情理，一点没错。她为什么来这儿，这个衣足食丰的大家闺秀？祖父爱她若掌上明珠，而他却是法兰西最有权势、最有资产的企业家之一。她父亲，一位曾五次荣获法国荣誉勋章的步兵上校，在印度支那也幸存下来，却在阿尔及利亚碰上了厄运。一位受人崇敬的英雄，也是一位令人惋惜的死者。

父亲一死，她母亲从此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两年后的一个晚上也在靠近尼斯^①的陡峭山路上车翻人亡。也许车轮是故意偏斜，轿车才摔下山崖的，安妮·玛丽的脑子里不时涌上这种念头。

可怜的富足之家的孤女。她蠕动嘴唇，脸上掺出一丝自嘲的笑意，眼睛仍紧闭着。高楼、别墅、仆从、第一流的英语学校、随之是巴黎文理学院——那令人窒息的学院学一年也够呛——当然还忘不了吸毒那短暂的乐趣。

是照相机拯救了她。从八岁时第一次“咔嚓”按下快门起，她就发觉自己对摄影有着天赋的超群才能，许多年后，她对摄影竟发展到了她祖父称之为“安妮·玛丽癖”的如痴如迷

① 尼斯：法国东南部一港埠。

的程度。

巴黎大学毕业后，她的爱好仍有增无减。她专门拜在巴黎一位第一流的摄影师门下潜心学了六个月，随之进《巴黎竞赛画报》当上了见习摄影师。在短短的一年里，她的名气竟直线上升，大有名噪遐迩之誉。这不够——还远远不够——当她申请派她去越南时，不少人都哑然失笑、嗤之以鼻。

于是，她辞职不干，当了自由摄影师。有一天，她给祖父下了最后通牒，胁迫他答应运用他的政治影响，为她从美国国防部搞到一切必要的手续。那天他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安妮-玛丽：一个粗暴地矢志不移的姑娘；同时他内心不得不对她的意志默加赞许。只能去六个月，他要求。只去六个月，她畅快地答应，尽管她心里毫不怀疑自己肯定会打破这口头协定的。

她也确实是这么干的，因为到期限时，即或她愿意践约也为时已晚。她名气更响了，她的摄影作品欧洲和美国的一流杂志都抢着刊登。连《时代周刊》、《巴黎竞赛画报》、《生活》也都为这位和伞兵一起跳到三角洲的法国女郎的额外服役喧嚷嚷地大肆宣传。

不管她追求的是什么，她已体验到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并把它展露在世人眼前，至少越南战争——不是舞台上装模作样的舞刀弄枪；风中没有凄冽的号角；远处也没有敲裂人心的战鼓。有的是春季攻势中粗野狂乱的街战；有的是湄公河三角洲可怖的沼泽；有的是硫酸般啃进骨头的溃疡，留下终身的疤痕。

这天早晨她一直冒雨等在普莱提克机场，想办法解决越南的交通问题，最后幸运地碰上了“米底瓦克”，捎上了她。上帝，她累了——一辈子也没这么累过。也许她已经走近了某种

终点，猛然想到这，她不由蹙起眉头。突然，机长尖着嗓子叫喊起来。

他靠在敞开的机门前，指着东边几百码外冲天的火光。

“米底瓦克”转向朝东，护航的战斗机尾随在后。

安妮·玛丽站到机长身后，探头俯视。下边一大片稻田的角落里，有架燃烧的直升飞机的残骸，旁边摆着几具死尸。一个穿着美军制服的人正站在田埂上疯狂地挥手。

“米底瓦克”开始降落，战斗机懒洋洋地在上边回旋转圈。安妮·玛丽急忙安上胶卷，开始拍照，连续一张又一张。她就俯靠在机长肩上。他回过头，对她笑笑。

离地面不到三十英尺时，她猛然意识到下边那张显露在她镜头里的是张越南人的脸，不是美国人。就在这时，两挺高射机枪从五十码外的密林中喷出了火舌，在那种高度，侥幸脱逃的机会根本不存在。

站在门边的机长，连转身都来不及。子弹撞击着他，把他推到安妮·玛丽身上。她一把将他摔在一边，跪下一条腿，那位年轻军医蜷缩在角落里，一手捂着汩汩冒血的手臂。一颗子弹飞进机舱，她听到驾驶员尖叫了一声。

她立起身，东倒西歪地往飞机前部扑去。与此同时，飞机突然陡直上升，一下把她从敞开的机门甩了出去，掉进铺满水和烂泥的稻田里。“米底瓦克”上爬了二、三十英尺，急剧拐弯向左飞行。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飞机成了一团火球，燃烧的汽油和次体残屑象弹片一样四处飞溅。

安妮·玛丽挣扎着爬起来，全身沾满烂泥。这时她才发现刚才站在田埂上的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他穿着美军军服，看上去是个纯种越南人，一枝俄国造“AK-47”型手枪正指着她。远处的田埂上，五、六个戴草帽，穿黑宽松裤的越军爬出

壕沟，朝她奔来。

那架战斗机风也似地俯冲下来，机关炮打得田埂泥土蹦溅，那几个越军缩回了壕沟。安妮·玛丽抬头看见战斗机正盘旋着，随之四、五十个穿卡其军装的北越正规军出现在稻田尽头的森林边，用手上所有的武器朝战斗机射击。战斗机转向朝他们扑去，发射了一颗火箭，越南人忙不迭地退进密林。战斗机转头向南飞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然后在这片地区上空慢慢转起圈来。

安妮·玛丽紧贴田埂，尽力深呼吸几口，随之慢慢爬起身。四周寂然无声，她打量着这片屠场——直升飞机的残骸、部分被泥水盖住的尸体。四下人迹皆无，只有三、四十英尺外有一大片高深茂密的芦苇。她孤身无援，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要获救，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候，“休卡布拉”战斗机肯定已经发电要求增援部队。在那之前，她也仅有一件事可干。

还挂在脖子上的“尼康”泥糊糊的，她从弹药包里取出另外一部照相机，安上新胶卷。她在一直陷到膝盖的田里费力地挪动了一段路，开始拍摄那些死尸和飞机残骸。她冷得瑟瑟发抖，但心里却一平如水、全神贯注。拍完转身，她发现三个越军正站在离她十五到二十英尺的地方。

一阵郁闷的沉默，那些严肃的东方型脸上毫无表情。站在中间的越军——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慢吞吞地抬起手中的“AK-47”，眯缝着一只眼，小心谨慎地瞄准。安妮·玛丽举起手中的“尼康”，也跟他一样神情专注。死亡，她想，最后的一张照片：一个穿黑宽松裤的漂亮男孩。他们头上，天空雷声滚滚，雨瓢泼般倾泄而下。突然传来一声大喝，压倒了雨声。奇怪，声音有些耳熟。一个武士的吼声、面无惧色地面对危险的吼声！

那些越军开始转过身子。他们后边，一个人箭一般从芦苇中闪出来，朝他们扑去。他头上系着卡其布汗带，伪装服上的手榴弹下垂着，就在扑出来时，他手里的M16来福枪搂了火。伴着粗怒的吼声，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她一转照相机，连续不断地按快门。他已射倒两个，扑到那孩子面前时，他的M16打空了，那孩子仍顽强地试图射击。M16枪托一抡，成弧形狠狠砸下，那孩子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她的救命恩人连牺牲者的械都没来得及缴，只是抓着她的手从稻田里起来，一起弯腰朝芦苇丛奔去。

他们后边的田埂上响起了人声和枪声。她觉得左腿好象被人狠狠踢了一脚，扑通扑倒在地上。他转身换上一个弹夹，狂笑着朝田埂猛扫。那笑声真叫人毛骨悚然。她尽力从地上跪起，仰面望着他。他一把将她从地上拽起来，她感到了力量，一种她从来没感受过的力量。他几乎是半扶半抱，护着她退进了芦苇丛中。

他把安妮·玛丽放在一个露出水面的泥埂上，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割开她的卡其布裤筒，开始检查伤口。

“运气不坏，”他说，“直接穿过去了。看来是M1打的。要是AK，骨头早成碎片喽。”

他动作娴熟地撕下一块急救纱布，替她包扎好。他又用匕首敲开一针吗啡，塞到她手里。“你需要这。枪伤开初都不疼。吓懵了。过后才疼得要死。”

“亲身体验过？”

他解嘲似地笑笑。“可以这么说。我给你支烟，可我打火机丢了。”

“我有”。

他取出一包烟，中指一顶，用嘴叼出两支。她把铜打火机递给他。他同时点上两支，塞一支在她嘴上，然后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打火机来。

“7.62毫米，俄国造。有意思。”

“我父亲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他救了一个正要被游击队枪毙的德国伞兵上校。上校把这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在阿尔及利亚给打死了。”她说，“那是我父亲。从这儿活着出去以后的事了。”

“对你，真有讽刺意味，”他把打火机递还给她。她摇摇头，出于不便解释的原因，她说，“不，留着吧。”

“也作为纪念？”

“永恒的，”她说，“我们谁也没法从这儿活着出去。”

“噢，我不知道。那架‘休卡’还没走。我敢说，增援部队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就象米高梅^①公司的电影一样，到得正是时候。我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没白费力气。”

他从弹药袋里掏出一支信号枪，向天空射出一发红色信号弹。

“不会被误认为又是越军耍的花招吧？”

“绝对不会。”他又射出一颗红的和一颗绿的。“约定的。”

她腿开始疼起来。她说：“那他们也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我指的是越军。”

“他们已经知道了。”

“会来吗？”

“我想象会的。”

① 米高梅系美国一影片公司名。

他用一块布擦拭起M16来。她擎起“尼康”，调好焦距。透过取景孔，她看见他肩宽体壮，用汗带束在后边的黑发使他看上去颇象十六世纪的亡命徒；克尔特人典型的颧骨上皮肤绷得紧紧的，平滑的唇上和坚实的下巴上长着稻桩般的胡须。但最有特色的，是他的眼睛，灰蓝灰蓝的，有如清水淌过岩石，平静安宁，锁闭着自身的秘密。

“你是干什么的？”

“伞兵。马丁·布拉伦中士。”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恶毒的欺诈。那些狡诈的乡巴佬，才我们一半高，本来该我们铲平他们的，却象抓你一样轻而易举地搞掉我们很多人。我们例行巡逻以后，打算去西贡。加上机组人员，一共十四个。现在肯定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了。也许另外什么地方还有一、两个。”

她又拍了几张照片，他不悦地皱起眉头。“你歇不下来，对吧，就象去年在《生活》上写你的家伙一样，入迷了。上帝，你事实上就在那毛孩子要杀死你的时候还想给他拍照呐。”

她垂下“尼康”，“你知道我是谁？”

他笑笑。“有几个女摄影师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他又点上一支烟，递给她。他口音里的某些东西，她觉得深感不解。

“布拉伦”，她说，“这名字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爱尔兰人，”他说，“嗯，凯里郡，准确地说。”

“坦率讲，我以为你讲起话来更象英国人。”

我带着滑稽的恐惧神情看着她。“听到你这话，我父亲在坟墓里也会暴跳如雷的；我的母亲，上帝保佑她，也会忘掉她

的身份，吐你一脸唾沫。爱尔兰—美国人，住波士顿。布拉伦家族在很早以前的大饥荒就移居过去了，都是新教徒，相信吗？我母亲一个人出生在都柏林，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父亲没把我也培养成她一样的教徒，她一直不肯原谅他。”

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为的是让她暂时忘却当时的危险处境。她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私下里深为感激。“你的英语口语怎么回事？”

“噢，部分因为预备学校，当然，还有大学。”

“让我猜猜。耶鲁？”

“我父亲和我祖父都进的那儿，可我决心去普林斯顿，^①那儿造就了斯各特·菲兹吉拉德^②。我当时也想当作家，因此主修英语”。

“那么，”她又问，“你为什么来越南呢？”

“我常常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布拉伦说。“我本想一直攻下去，取得博士学位，可有一天我发现哈里——我们的园丁——在温室里痛哭。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他刚接到通知，他儿子乔在越南战死了，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可他真正的烦恼还在于，他有个叫艾纳的儿子一年前才在湄公河三角洲丢了命。”

一阵沉默。雨尽情倾泄着。“后来呢？”

“我母亲给了他一千美元，他感激涕零。”

他凄楚地摇摇头。安妮·玛丽温柔地说，“因此你选择了这条路”。

“他使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常常是一有所感，就立即付诸

①美国新泽西州中部享有自治特权的城市，这里借指“普林斯顿大学。”

②斯各特·菲兹吉拉德(1896—1940)美著名小说家。

行动。一个存在主义者，我。”

他又露出了笑容。她问，“你是怎么适应的？”

“在越南？”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你很欣赏它？你有杀戮的嗜好，我猜得到。”他收敛起笑容，灰眼睛闪了一下。她连忙说，“请原谅我，我的朋友。可观察脸，你明白，是我的职业习惯。”

“我不敢肯定我就喜欢杀戮，”他说。“可干这类事相当内行，我自己也明白。在这儿，你不得不这样，要是朝你走来的那家伙手里拿着枪，而你又想回家过圣诞节的话。”

两人很久都没开口，随之他补充道，“可有件事很清楚：我干够了。一月份我就到期，可对我，那还是太长了。记得爱略特说过的吗？假若我们不打开门，就永远进不了玫瑰的花园。那么，从今以后，我准备打开每一道看得见的门。”

吗啡现在真的起了效。不仅肉体的疼痛消失了，她的精神也得到了缓解。“这以后呢？”她似睡非睡地问，“又回普林斯顿攻博士？”

“不，”他说。“我反反复复想过了。我变得太多，不适应回那儿。我打算去都柏林，三一学院。和平，安宁。寻找我的根。我会讲一点盖尔语，还是小孩时母亲强灌的。”

，“进三一学院之前呢？”她说。“没姑娘等你回家？”

“不下二十。不过我倒更愿意坐在巴黎的钱伯斯路边酒吧里，和你一起呷卑酒。”

“雨天，我的朋友，”安妮·玛丽睡意朦胧地说。“绝对必要。那么我们就闻到栗树湿润润的味道啦。”她解释说，“巴黎经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如果你这么讲……”这时近旁的芦苇晃动了几下，布拉伦握紧了“M16”。

“噢，我真的这么看，马丁·布拉伦，”她声音里睡意更浓了，“带你去，会给我很大乐趣的。”

“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轻声说，一条脚悄悄外伸，趴下，同时一梭子弹正飞芦苇。

一声绝望的尖叫，随之一长串回击的枪声。什么东西在布拉伦左胸上捶了一下，他仰面躺在那姑娘身上。

她虚弱地动了几下。他侧起身，一只手向冲进芦苇丛的越南人射击，脸上又挂上了那种奇异的笑容。“M16”空了，他狠命把它向最后一个人掷去，又猛地拔出匕首，不顾一切地从下向上刺进那人的肋间。两人一起倒进水里。

他在烂泥里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匕首仍深深插在那越南人身上，等候他死去。突然，两架“天掠”号呼啸着从他们头顶飞过，五、六架战斗机冲破雨幕，跟在后边。

布拉伦咬牙爬起身，拉起安妮·玛丽。他们开始淌水穿过芦苇丛，朝开阔的稻田走去。

“我讲过，增援部队一定会来的。”

“到得正是时候？之后呢？”

他又笑笑。“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之后，只会越来越好！”

